

# 简·奥斯汀传

出版后成为全球唯一权威版本

##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英]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著  
郑治 任怡洁 王夏洁 等译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 简·奥斯汀传

[英]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著  
郑治 任怡洁 王夏洁 等译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简·奥斯汀传 / (英)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著;  
郑治等译.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80168-994-8

I. ①简… II. ①詹… ②郑… III. ①奥斯汀  
(Austen, Jane 1775-1817)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2486 号

## 简·奥斯汀传

---

作 者 [英]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著  
译 者 郑治 任怡洁 王夏洁 吴佳霖 张岩 译  
责任编辑 刘姝宏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中研楼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257481 (总编室) 010-64267325 (发行部)  
网 址 [www.yanjiuchubanshe.com](http://www.yanjiuchubanshe.com)  
电子信箱 [yjcsfxb@126.com](mailto:yjcsfxb@126.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68-994-8  
定 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简·奥斯汀的钢版雕刻肖像，是《简·奥斯汀传》第一版（1870）的卷头插画，由利扎斯(Lizars)根据梅登黑德的安德鲁斯先生的画像制作。安德鲁斯的画像根据现珍藏在伦敦国家肖像馆的卡桑德拉·奥斯汀创作的水彩画绘制而成。

他知道这个工作只有他愿意去做。这里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动机。只是一个男人看到有些可以做的事，并意识到除他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会做这件事，于是便被这个念头驱策着开始了这项事业。

——阿瑟·赫尔普斯，《哥伦布传》第一章

## 序言

| Preface

关于我姑姑<sup>[1]</sup>简·奥斯汀的这本回忆录，所得到的支持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期刊对此进行了报道，引来许多关注。许多素昧平生的人写信给我，询问关于她的各种问题，这显示出人们对姑姑的兴趣一如既往。我因此备受鼓舞，将本书再版发行，并增补了新的内容，若非为响应读者的呼声，我本有所顾虑是否应当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众。

在这一版中，我扩充了部分叙事内容，摘录了更多书信，还引用了她幼年时期作品的一个片段<sup>[2]</sup>。应许多人公开或私下里表达的愿望，《劝导》中被删掉的一章<sup>[3]</sup>也收录在内。《沃森一家》<sup>[4]</sup>，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在这版书中印行出版；这版书还摘录了她去世前几个月才开始动笔写的那部小说<sup>[5]</sup>的部分内容；但最主要的增编是《苏珊夫人》<sup>[6]</sup>，这部短篇小说以前从未公开发表过。<sup>[7]</sup>

很遗憾这次增补的内容当时未能在第一版中呈现，因为在本书初版时，对于这次增补的大部分内容，有的是我也不



了解的，有的则是资料不在我手中。希望读者能够体恤我的困难，毕竟从半个世纪尘封的记忆中重新发掘这些琐碎的旧事和情感是非常艰难的。<sup>[8]</sup>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1870年11月17日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章·简·奥斯汀的家族 / 001
- 第二章·在史蒂文顿生活的日子 / 017
- 第三章·早年创作 / 037
- 第四章·离开史蒂文顿 / 061
- 第五章·真实的简·奥斯汀 / 077
- 第六章·处女作问世 / 091
- 第七章·隐姓埋名的生活 / 103
- 第八章·声名鹊起 / 121
- 第九章·关于简·奥斯汀的评论 / 131
- 第十章·纵观小说 / 141
- 第十一章·简·奥斯汀去世 / 147
- 第十二章·一本被删节的书 / 163
- 第十三章·最后的作品 / 177
- 第十四章·后记 / 191





注释 / 196

人物索引 / 249

简·奥斯汀大事记 / 260

## 第一章

简·奥斯汀的家族





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我作为在场的家庭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sup>[1]</sup>，参加我亲爱的姑姑简在温彻斯特大教堂的葬礼。如今我已步入暮年，总是被问起是否还能想起些有关她的逸事或者个性——曾经被遗忘或忽视了，可以挖掘出来满足那些自她去世后才出生的一代读者的好奇心。

其实她的一生相当贫乏，鲜有变化，也没什么大的波折扰乱她如水平静的人生轨迹。哪怕是世间的盛誉，可以说也是身后事了；她在世时，声名并未给她带来五光十色的生活。她的才华并没有引起其他作家的关注，或者使她跻身文学界，甚至不曾在任何程度上改变她默默无闻的居家生活。

因此关于我这位姑姑的一生，我没有更详尽的材料可以提供，不过我对她的品性倒有着清晰的记忆，如果能勾画出来的话，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这个极富创造力的头脑。正是这个头脑孕育了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的人物——达什伍德一家、贝

内特一家、伯特伦一家、伍德豪斯一家、索普一家和默斯格罗夫一家<sup>[2]</sup>——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伴着许多家庭度过炉火旁的时光，仿佛邻里一般熟悉和亲近。

很多读者都想知道，她创造的那些理想的主人公，个个品格高贵、有鉴赏力又温柔多情，这些品质是否源自作家自身的品性，她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时是否也这般无二。这一点我确实可以做证，她笔下那些令人喜爱的主人公身上的优点，无一不是她本人性情温柔、情深义重的真实反映。

她离世时我仍年幼，但是儿时的记忆反而更为深刻。尽管50年的时光已消磨掉我的大半记忆，但我从不曾忘记，“简姑姑”是所有侄子侄女们的快乐源泉。在我们眼中，她的好并不是聪慧过人，更不是她声名在外；我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善良、富有同情心，又幽默风趣。

对于她杰出的一生，我是一个活着的见证者，但我是否能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朦胧的轮廓，让读者也能感受到这一切，对此，我有所疑虑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有几位现在还在世并熟悉她的人<sup>[3]</sup>的帮助，我无法拒绝去进行这个尝试。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并感到义不容辞，是考虑到虽然我能谈的不多，但在世的人中对她的了解能像我一样的，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汀出生在汉普郡史蒂文顿的牧师住宅。她的父亲是牧师乔治·奥斯汀<sup>[4]</sup>，他的家族很久以前就定居在肯特郡的滕特登和塞文欧克斯附近。我相信在17世纪早期，他们是布料商人<sup>[5]</sup>。哈斯特德<sup>[6]</sup>在他写的肯特郡的



简·奥斯汀的家，版画。

历史中曾谈到过：“布料生意由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经营，威尔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几乎都属于他们。如今这些家族不仅拥有大片地产，晋升为士绅阶层，有的还被册封加爵，他们的祖先都是做布料生意起家的，如今这一产业已衰落至不为人知了。”奥斯汀家族是哈斯特德列出的上述家族之一，哈斯特德还提到，布商们“常被称为‘肯特的灰外套’，这个群体颇为人多势众，肯特郡选举时，谁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选票，基本上就能确定当选”。奥斯汀家族仍保留着这个渊源的标志，他们仆人的制服颜色介于浅蓝和白色之间，这种独特的颜色被称为“肯特灰”，肯特郡民兵的军装饰带也是这种颜色。

乔治·奥斯汀9岁前就父母双亡。他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幸

好他有一位善良的伯父弗朗西斯·奥斯汀，他是坦布里奇<sup>[7]</sup>当地一名成功的律师，也是后来住在基平顿的奥斯汀家的先祖。他有自己的孩子需要抚养，但依然慷慨地供养了成为孤儿的侄子。乔治在坦布里奇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牛津圣约翰学院，随后又获得了学院的研究员职位。1764年，他得到了两个教区牧师的职位，一个是位于汉普郡迪恩教区的职位，由他慷慨的伯父弗朗西斯为他买下；另一个是相邻教区史蒂文顿的职位，由当地领主、他的表亲奈特先生赠予。在当时的观念中，这两笔收入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大数目，因为这两个村庄相隔不过1英里，人口加在一起也还不足300人。

同年，乔治·奥斯汀同牧师托马斯·利的小女儿卡桑德拉结婚。托马斯是住在沃里克郡的利家的一员，他还是万灵学院的教员，是学院管辖的哈珀斯登教区的牧师，这片教区挨着泰晤士河上的亨利镇。托马斯·利是西奥菲勒斯·利博士的弟弟，西奥菲勒斯生前在牛津可谓赫赫有名，他很长寿，活到了90岁，曾担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sup>[8]</sup>院长一职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机言巧辩，远近闻名，比起他的作为更广为人知。双关语、俏皮话都是信手拈来，与人争辩时更是舌灿莲花；不过他一生中最大的玩笑莫过于他的寿命，他的长寿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原是基督圣体学院<sup>[9]</sup>的教授，由于当时贝利奥尔学院内部无法达成共识，选出一个学院内部的成员当院长，最后便推选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有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身体虚弱，想来这一职位很快就能再空出来。



后来听说，他长期霸占着这个终身职位，成为学院委员会的噩梦，学院委员会因选了一位学院外的人当院长而遭到了报应。<sup>[10]</sup>我猜测，最近刚刚推倒的贝利奥尔学院通向主干道的前门，应该是修建于西奥菲勒斯在任期间，至少曾由他主持修缮过。因为前门檐口上最靠近三一学院大门的角落有利家的家族纹章。不过这一历史印迹已不复存在，老前门遗址上最近新建起了一幢漂亮建筑，这正是所谓“铭刻于碑，碑铭谁记”<sup>[11]</sup>。

他的声名并不局限于学院内，很多人都知道他以睿智而有趣的言谈著称。斯瑞尔女士<sup>[12]</sup>曾在给约翰逊博士<sup>[13]</sup>的信中提到：“不知您是否认识利博士<sup>[14]</sup>，他是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您不认为他精神矍铄、令人愉快吗？谁能相信他如今已有86岁高龄了！我还未听到过哪个双关语比这个更绝妙的：有一次有人告诉西奥菲勒斯，最近在枢密院的辩论中，财政大臣用力地拍打桌子，结果把桌子拍裂了。‘不，不，不！’西奥菲勒斯回答道，‘我可不信他能把桌子拍裂了，但是我相信他把议会搞分裂了是真的。’”

他的很多名言警句自然在家族中广为流传。他曾经去拜访一位以从不读书著称的先生，这位先生带他来到一个房间，从窗口可以俯瞰巴斯大道，当时那里是著名的景点，各个阶层的游客熙来攘往，这位先生扬扬自得地说：“看，博士，这就是我的书房。”西奥菲勒斯环顾四周，果然屋中一本书都没有，便回答道：“您的书房果真名副其实，先生，您定是知道蒲柏这样说过，‘人类最好的研究便是研究人类自身’。”<sup>[15]</sup>我父亲去牛

津时曾有幸获邀，与这位大名鼎鼎的表亲吃了一顿饭。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初来乍到的大学新生，对于牛津的习俗尚不熟悉，他进门后正准备像脱掉大衣一样脱掉长袍，这位已年近八十的老者冷冷一笑：“年轻人，你不必把袍子脱下来，我们又不是要去决斗。”

他的幽默感直到临终都不曾减退，正应了蒲柏的另外一句话：“压倒一切的激情在死亡面前也不示弱。”在他过世的前三天，他得知一位老朋友新近结婚了，那人刚从长久的病痛中康复，据称全靠吃鸡蛋才好起来，人们逗趣说他是被怂恿着结了婚<sup>[16]</sup>。西奥菲勒斯立刻蹦出一句更胜一筹的俏皮话：“但愿那婚姻的枷锁架在他身上可轻着点。”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在这位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他的侄孙女简·奥斯汀身上，以及家族中其他几位成员身上一脉相承，然而这到底是承袭自哪位祖上，我却无从知晓。

奥斯汀夫妇先是住在迪恩，1771年搬到了史蒂文顿，并在那里住了将近30年。他们新婚不久，就开始负责照管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著名的沃伦·黑斯廷斯<sup>[17]</sup>的儿子，在结婚前这个孩子就被托付给了奥斯汀先生，多半是受奥斯汀先生的姐姐汉考克太太所托，当时汉考克先生在印度为黑斯廷斯工作。格莱格先生在《黑斯廷斯传》一书<sup>[18]</sup>中曾提到，黑斯廷斯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乔治于1761年被送回英格兰接受教育，但他一直未能查明是谁获此信任承担了这个重要的使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的情况。根据家中一直以来的说法，我得知的是乔治因





患了坏疽性咽炎很早就夭折了。奥斯汀太太对他的感情很深，视如己出，他的夭折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玛丽·罗素·米特福德<sup>[19]</sup>的祖父罗素博士正是相邻的阿什教区的牧师，因此，这两位著名女作家的长辈必定相互熟识。

鉴于我所讲述的事距今已有百余年，必然要触及这 100 年间社会习俗和风尚的流变，这其中的变迁还是值得一谈。或许涉及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就像时间的陈酿给红酒注入独特的风味一样，时光也赋予了这些琐碎小事一定的重要性。哪怕是描写居家生活的最平淡的文章，但凡是从长期埋没中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如今读来也自有趣；尽管我们的祖辈可能并不比我们当下日常里的言行更睿智或文雅，但我们对于他们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依然充满天生的好奇。

我们这一代人或许很难意识到，现在生活中的诸多必不可少的便利，对于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而言是多么不可想象。现在迪恩和史蒂文顿之间早已修了平坦的大道，跟最好的税卡公路一样好，但在 1771 年奥斯汀家从迪恩搬往史蒂文顿时，那里还只是一条大车道，路面到处都是深浅不一的车辙，轻便马车无法通行。奥斯汀太太当时身体抱恙，在这段旅途中只好躺在四轮货车里，四轮货车拉着他们的家当，最上面为她铺了一个羽毛褥垫，下面又垫了些柔软的物什。在那时，遇到有葬礼或者婚礼这类事情，人们经常要提前用铁锹和镢头把坑坑洼洼的路面填平，这些道路平日里很少跑载人的马车。那时候很多上